

★八一

女将军与水仙花

贾昭衡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将军与水仙花

贾昭衡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将军与水仙花

贾昭衡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64千

1993年7月 第1版 1993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5621—0819—6/I·32

定价：4.50元

内 容 提 要

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军事院校，曾涌现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和事件。在军事院校工作多年的作家，用优美流畅的文笔，独到深刻的透析，对此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反映。黎氏三兄弟历尽坎坷、终于成为中国医学界三颗耀眼星斗的壮丽人生；建国后解放军里成长起来的第一位女博士蔡文琴饱经磨难仍积极进取的动人故事；解放军第二代女将军李希楷对待事业、生活、家庭的美好情怀；5名少男少女（军人子女）怀着瑰丽的英雄梦、悄悄结伴奔赴南疆前线的传奇经历；人造血研制者们为造福子孙、勇当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崇高精神；军校毕业生在烽火前线所产生的心灵颤动……将为你撩开军事院校神秘的面纱，把你带入一个绚丽多彩的情感世界。

目 录

女将军与水仙花.....	1
铁树情.....	106
少男少女的英雄梦.....	140
无字的论文.....	157
温泉长流.....	169
爱的协奏曲.....	184
神农氏的子孙.....	200
领唱.....	208
黎氏三杰.....	216
后记.....	260

女将军与水仙花

当人人都痴迷鲜花时，世界便会象鲜花一样美丽。

——题记

珍爱生命的人，必然会得到生命的珍爱

几缕温煦的阳光，穿透明亮洁净的玻璃窗，洒落在宁静雅致的客厅里，给室内增添了几分暖意。

送走几位前来拜年的客人，李希楷回身坐到了柔软的沙发上。丈夫和女儿在楼上看电视，客厅里一时显得异常地宁静。

自从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女将军，生活便跌进了一个喧闹的世界。白天自然不用说，即使到了晚上，那些怀着各种各样目的登门的人们，也常常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个完整的安谧切割得七零八碎。此刻，李希楷将蓄着短发的头仰靠在沙发上，放松整个身心，仿佛置身于一叶轻舟里，在金黄色的和风中，沿着一汪没有一丝涟漪的湖水随意飘荡，飘荡，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

宽阔的窗台上和精巧的茶几上，两只宜兴紫砂花盆和四

只云南大理石花盆养育的水仙花，在初春柔和的阳光下，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宛若一群国色天香的仙女，正踏着荡漾的碧波，沐浴着明媚春光婆娑起舞。青翠欲滴、修长纤巧的叶片，是她们迎风飘拂的纱裙；洁白如玉、秀雅清丽的花朵，是她们姣美如月的脸庞。

哦，“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恐怕也只有与苏轼齐名的北宋大诗人黄庭坚，才能给这奇花起出这么一个高雅动听的别名。

美好的东西，常常伴随着许多美好的传说。

在希腊神话中，水仙原来是一个美男子，从不爱任何少女。有一天，他在一个山泉饮水，从鳞鳞水波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对自己发生了爱情。当他扑向水中拥抱自己的影子时，灵魂便和肉体分离，顷刻间化为一棵漂亮的水仙。

而在中国，民间关于水仙花的传说，更充满了由衷的赞美。《内观日疏》记载：传说有一位姓姚的老妇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梦见天上星斗落地，化作一丛水仙，香美异常。老妇人取而食之，醒来就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儿，聪慧过人，所以后来人们又称水仙为“姚女花”。

李希楷对水仙花的偏爱，已近乎痴迷。每每凝望亭亭玉立的水仙花，她的目光里总流泻出无限的怜爱与温情。

大自然的万物之中，花卉算得上人类最亲密的朋友。也许，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花卉身上，寄托着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许，人类与花卉之间，生来就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情结。

一朵花，一个秀雅的世界；一朵花，一个美丽的灵魂。

当暗香浮动的蜡梅随着冬姑娘的消逝香消玉殒的时候，当长眠冬日的桃李尚未睁开惺忪的睡眠的时候，水仙花便象

一位美的使者，娉娉婷婷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春天的希望，带来节日的问候，也给人们带来馥郁的享受，带来温馨的祝福。

刚才，客人们对水仙花声声由衷的赞叹，又象一阵悦耳的琴音，悠然回响在李希楷的耳畔……

十几年前，李希楷还是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

事实上，她从来都觉得，不论什么头衔，都没有医生这个名称更值得自豪的了。不是吗？世界上万事万物，最伟大最有价值的是生命；人世间千种行业，最有意义的恐怕莫过于做一名生命的卫士。

科主任，不过是负有更多责任的医生。这是她对自己的职务朴素而最本质的认识。

那天，重庆民航一位经她治愈的患者出院之前，用试探的口气问道：“李医生，成都民航有我一个熟人，是飞机驾驶员。他的妻子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成都的大医院看了，说不能开刀。不知你有没有办法给她治一治？”

“她的病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她关切地问。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有些恼火。女方好多年都没有上班了，还拖着两个孩子。家里有这么个情况，那驾驶员每天完成飞行任务，也等不及回城的民航班车，自己骑个自行车就着急忙慌地往市里赶。恼火得很！”

她略加思索，便爽快地说：“这样吧，你让他先把病历寄来我看一看。”

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信任吗？人们可以很爽快地将金钱、将财富交给他人掌管，却绝不会轻易地将生命交给他人裁判。

医生，无疑是患者心中的希望女神。

并非人人都能意识到这种信任。不是吗？常常有人用自己的高傲与草率，亵渎了这种圣洁的情感。

医生有权利接受信任，却没有权利拒绝病人。

患者的病历很快寄来了。然而，医生在上面所作的裁决“考虑二尖瓣狭窄合并关闭不全”，足以令任何一位白衣同行摇头叹息。

“从这病历上看，还没有办法作最后的结论。她爱人不是在民航吗，应该说来重庆很方便。干脆，让她有机会来一趟，我为她仔细检查一下再说，好不好？”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李希楷从不会轻易对患者摇头。一次轻率的摇头，说不定就是一条生命的代价。

终于，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身材魁伟的飞行员欧自初搀着羸弱不堪的妻子杨桂芝，走进了新桥医院。

啊，她病得确实不轻。从病房门口走进诊室，不过几米，这位可怜的妇女就走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失神的目光里似乎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看着患者这个样子，李希楷的心不由得有些沉重。作检查时，她感到了手中听诊器那非同寻常的份量，两根细长的乳黄色胶管，似乎已将自己的心和那颗病魔缠绕的心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听诊之后，她又带着病人来到放射科，亲手为她作透视检查。荧光屏上的影像，宛若乌云密布的天空。她的双目在上面细致地搜寻，仿佛在浩瀚无垠的大沙漠中，苦苦寻觅着希望的细泉。

渐渐地，她微蹙的眉头舒展开来。听诊和透视的结果都准确无误地表明，病人仅仅是单纯二尖瓣狭窄，而并没有合并眼

下还无计可施的关闭不全症。这就意味着，银亮的手术刀将为她宰除心头那团绝望的阴影。

得知这一结果，欧自初夫妇的目光里霎时亮起惊喜的光波。

接下去，李希楷便颠颠地跑去找到本院胸外科教授刘欲团，介绍情况，联系床位。回来后，又先将病人安顿在自己科里，热心地解释说：“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我想办法提高你的心脏功能，然后再手术。这样把握就更大一些。”

一切考虑得那样周详，一切安排得那样妥贴。欧自初可以驾驶着巨大的波音 737 客机在无际的蓝天上纵横驰骋，而面对这位素不相识却热心异常的中年女医生，却找不出什么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或许，他觉得，在真情面前，一切语言都失去了份量。

三个月之后，做过手术、经过调养的杨桂芝，精神焕发地走下了病床。出院那天，夫妇二人特意来到心血管内科，找到李希楷，感谢话说了一大堆，仍觉得言犹未尽，末了带着十二万分的真诚，恳求道：“李医生，以后有机会到成都来，一定要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哟！”救命恩人的这份情意，是什么东西也难以报答的，但如果能在舒适且方便的家中向这位可敬的女医生敬上一杯美酒，多少能使心灵得到一点儿慰藉。

“要来，要来。你们的地址我都记下来了呢。”李希楷笑容可掬地回答。有机会，她肯定要到欧自初家里去的。当然，绝不是作为恩人，去接受病人的鲜花与美酒。

1990年，花红柳绿的阳春。一场巴山夜雨之后，暖融融的阳光尽情地沐浴古城成都，使它变得更加妩媚娇艳。

上午，骡马市附近一幢高楼里，飞机驾驶员欧自初夫妇家

门前，走来了一位身材微胖、短发齐颈的中年女军人。她抬手轻轻地叩了叩门，许久却不见里面的回音。

她毫不犹豫地转身下楼，出街坐上了公共汽车。

她就是因开会来蓉的三医大少将副校长李希楷。这些年，凡到成都，李希楷都要买上一点儿小礼品，特意来到欧自初家探望。每次，欧自初夫妇都是又惊又喜，忙着要去厨房张罗，只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出来。真正的贵宾呀。

岂知，李希楷总是一手拉住杨桂芝，一手拦住欧自初，笑微微地说：“千万不要忙乎什么。饭我可以吃，给我下点面条就可以了。不过，千万不要给我放辣椒。”说罢，从手中的拎包里摸出听诊器，亲亲热热地招呼：“杨桂芝，来，我给你检查检查，看最近心脏怎么样。”

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病人啊，回家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调养得是否合适呢？许多病人走出医院，带走了李希楷留在他们脑海中那美好的回忆，也常常带走了她那颗从不因一张出院证而满足的心。因此，开会出差，李希楷的行李中，总是装着一副听诊器。抽空，便走街串巷，找到常常牵挂着的那些病人，用小小的听诊器，为昨天的挚爱续上一缕新的温情。

这回，杨桂芝偏巧不在，她决意去单位上找她。尽管这位心脏病病人早就能够骑着自行车上班，并且当上了糖果公司的负责人，可既然来到这个城市，顺便再去瞧瞧，看她近来有没有什么意外，心里也踏实一些。

下了车，很快找到了那个糖果公司。哦，杨桂芝正在办公室里麻利地忙着，脸上那饱满的神情，差不多可以使心中的牵挂烟消云散。

见李希楷竟找到这里，杨桂芝惊讶之余格外激动。李希楷

将她叫到一边，照例用听诊器给她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又详尽地询问起近来的病况，随后关切地叮嘱道：“你这病虽然稳定下来了，但一点儿不能大意。平时上班骑车，不要蹬得太猛。平时，要特别注意预防感冒……”

检查完毕，杨桂芝向同事打个招呼，便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走，回家里去，我们好好摆摆龙门阵。”

“谢谢，谢谢，我还要去看别的病人，今天就不去了。”

“这哪个行呢！”杨桂芝急了，死死拉着她的手不放，“你专门来为我作检查，不到家喝口水还象话吗？”

“今天实在是没时间去了。以后我还会来的……”

“哎呀，你也太见外了。是嫌我们家的饭不好吃吗？”真心实意的杨桂芝，使出了真心留客的激将法。哪怕为这位已身居要职的女将军再做一碗不放辣椒的面条，也能使自己过意不去的心稍稍得到一点安宁。

然而，李希楷收好听诊器，还是匆匆忙忙地要走。时间不多了，不能拉下一个该看的病人啊。

杨桂芝无奈，只好陪她走到公共汽车站，满腹遗憾地看着她上了车……

疾病与人类同步诞生，而医学则是人类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弱点的产物。远古时代，人们对与医学同步诞生的医患关系的深刻认识，常常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相传公元前9—8世纪出现的荷马史诗中，就提出医生应当是“人民的公仆”。这一伟大思想，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被欧洲人誉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最杰出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在他那篇不朽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庄严地宣布：“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此后两千多年来，《希波

克拉底誓言》差不多成了全世界医生处理医患关系的一把精神标尺。与此同时，各国许多留芳千古的医学家，如中国的扁鹊、华佗、张仲景，都用许多光华四射的格言，对医患关系作了更完美更深刻的阐释。

人生总是有着许多偶然性。李希楷登上圣洁的医坛，并不是她的初衷。

少女时代，她亲身感受到了旧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地位的低下，便暗暗立志，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为中国，为中国妇女，也为自己设计一个如花似锦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她从南昌第一联合中学高中毕业了。酝酿高考志愿时，担任桥梁工程师的父亲建议说：“我们家，我和你的两个姐姐都是学工学理的，而没有学医的。你不如就报考华中医学院吧。”老人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也亲眼见到了进入南昌的解放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风，因此也希望女儿报考解放军接管后由中正医学院改为军事院校的华中医学院（后来又改为第六军医大学）。

一向温顺的李希楷，既不愿让父亲失望，又仍然眷恋当工程师的甜梦，于是，便同时参加了中正大学和华中医学院的考试。

岂知，她那出众的学业，使得两所大学同时向她敞开了大门。拿到两张录取通知，李希楷左右权衡，最终还是满足了父亲的心愿：医生卫护生命，工程师造福生命，二者殊途同归，同样可以书写一部灿烂的历史。

于是，17岁的少女李希楷，满怀抱负地走进了华中医学院的大门，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在绿色与白色交织的世界里，她当然知道了希波克拉底，知道了扁鹊、华佗、张仲景。这些医圣们的思想，无疑在她纯洁无暇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使她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个白衣卫士神圣职责的，却是一个与她生活在同一时代，又曾与她相处了一年多的老人。

古人给她的影响主要是思想，而这位老人给她的影响则主要是行动。

行动往往蕴含着思想，因而有时比思想更有力量。

1964年，杨柳抽丝的季节，李希楷千里迢迢地来到东北重镇沈阳，到中国医科大学心血管研究所进修。

一到这里，细心的她就发现，尽管所长潘绍周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心血管专家，又是学校的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但这位年已花甲、少言少语的长者，诊治病人却异乎寻常地认真。就说住院病人吧，每次仔细地听诊之后，他不管再忙，都是亲自带着病人去放射科，自己动手操作X光机，为病人透视。那一丝不苟的神情，不能不使在场的每一个人油然而生敬意。

“不是不相信放射科医生，而是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不能仅仅凭着放射科医生送来的片和报告，来诊治病人。自己操作机器检查，观察到的心脏是活动的，掌握的是第一手材料。这样，可以使你的诊断更加准确，不致因误诊给病人带来痛苦。”那次，老教授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解释了亲自带病人透视的缘由。

寥寥数语，却使李希楷宛若登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眼前顿时天高地阔，云海茫茫。

啊，多么令人敬佩的老专家。尽管他建国之初，就情意切切地从美国回到了生养自己的这片热土。可平时，人们从没有

听到他炫耀自己在大洋彼岸那段非凡的历史，更很少听到他嘴里吐露“全心全意为病人”之类的豪言。

一个普普通通的行动，也会使任何豪言壮语黯然失色。

在太阳周围，每一颗星辰也会闪光。从心血管病研究所许多医生护士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潘教授那光华四射的影子。

渴求茁壮的树苗，格外珍视身边肥沃的土壤。为了系统地学习这里的技术与作风，本来已是主治医生的李希楷，主动向潘教授提出，不当相对轻松一些的主治医生，而当了一名整天都在病房里忙碌、直接经管病人的住院医师。

在这个颇有名气但却十分忙碌的病室里，李希楷感到那样充实，那样愉快。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天8小时工作之外，必须挤早晚时间自学5个钟头。

雪花漫舞的冬天到了。每天早上4点半，窗外的天空还是黑糊糊的，她便准时起床，轻脚轻手地走出进修生宿舍，来到走廊上，借着昏黄的路灯，轻轻地念读起了英语。

零下20多度的三九寒天，没有一丝暖气的走廊里，温度常常只有0度，读上一会儿，她的手就冻得仿佛失去了知觉。于是，夹着书将双手揉搓得暖和一些，又继续轻诵起来。

爱才如命的潘绍周，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勤奋好学的女进修生。一年后，李希楷进修期满，离开沈阳前，老教授满怀期望地勉励一番之后，又特意问道：“你要走了，有些什么要求，尽管提。”

李希楷犹豫片刻，鼓起勇气说：“潘教授……你办公室里……那些心电图谱……能不能给我一些？”那些图谱，是老专家用多年心血积累起来，准备出心电图专著的呀。平时，不要说伸手要，就是一般进修生想抽出来看一看也很难。话一出

口，李希楷就有些后悔，老教授早就给了自己随时可以抽看这些图谱的特权，现在伸手索图，是否有点得寸进尺了呢？

没想到，潘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可以，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图谱，照片，都可以拿。”

哦，知人知心的老教授，坦荡无私的老教授。

那一刻，李希楷的心头荡起一阵暖融融的春风。从老教授那深邃热切的目光里，她深深地读懂了这种特许里面所包含的非凡的希冀与信任。

拿到那些自己所钟爱的图谱，李希楷觉得好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从指挥员手中庄重地接过毁灭敌堡的炸药包。

无疑，只能用成功回答希望。

登车的前一天，老教授特意把她请到家里，让夫人准备了一桌可口的饭菜，为这位自己十分赏识的女弟子饯行。当老教授笑意微微地举杯为她祝福时，她知道那酒杯里满盛的绝不仅仅是淡红色的甜酒。

从此，那杯淳香的甜酒，便永远地浸润着她的心房。

1970年，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李希楷随同教员队到辽宁某驻军农场锻炼。在沈阳转车时，要等候几个钟头。她抽个空子，兴冲冲地冒着凛烈的寒风，乘公共汽车赶到了中山广场附近的中国医科大学（此时已更名为沈阳医学院），去看望自己格外尊敬、钦佩的老师。

然而，一踏进校园，她的心仿佛一下掉进了冰窟窿。到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大标语，抬眼便可见到残破的窗户和玻璃，甚至花园里那一株株昔日英姿挺拔的马尾松，也在寒风中变得萎靡、衰败。

来到已改名为心脏科的心血管研究所，往昔的同事已下

放得所剩无几。她急切地问起潘教授的下落，好心的同事委婉地劝道：“算了，你别去找他了。他早就被隔离审查，何必去惹那些麻烦呢？”

“不，我是他的学生，他一向为人很好，今天说什么我也要见他一面。”她近乎固执地回答。不可能，绝不可能，可亲可敬的老师，怎么会是“炮轰”“火烧”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呢？

见她那股认真劲儿，同事们又以实相告：“潘教授一家都下放到农村去了，他自己留在学校扫马路，早就搬出了原来的住处，你想找也找不到的。”

“那我就挨个去问，总有人知道他的住处”

一位好心的女同事见状，苦笑着摇了摇头：“算了，你别去自找麻烦了。潘教授每天都要出来扫马路，你到马路上去看看，说不定能碰到他。”

谢过了同事，她心情沉重地来到了冷冷清清的校园大路上。天气骤然变化，灰蒙蒙的天空上，洋洋洒洒地飘起了绒毛般的雪花。校园里株株参天杨上的秃枝，在轻啸的小北风中发出声声悲怆的呜咽。

她沿着一条条熟悉的大路，细心而焦虑地寻找着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心里，在轻轻地呼唤着老师的名字。霜风，将她的两颊冻得通红，又在她眉毛上结下了一层薄薄的冰凌。铺满雪花的大路上，印出一个个深深的脚印，片刻，又被漫舞的雪花掩埋。

转过一条又一条大路，那个熟悉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在她的视野。

啊，可敬的老教授，此刻，你究竟在哪里？几年不见，你两鬓斑白的头上，又添了几多白发？你慈爱和善的脸庞，又添了